

山外山

雙木

我在夏天來到這裏。

這裏是一個建築在半山腰上的海港，一個東部的山城海市——新港。

也許回歸山海也是一種歷鍊，於是在這裏度過一段歷鍊的時日。

叔叔在新港附近山上有片果園，新近購得一片坡地，我便加入墾山的工作。

這工作並非我想像中的愜意，每日清晨從新港出發，摩托車只到山麓，還有一大段山路得靠步行。

目的地是一片荒蕪的野草堆和灌木林，我們的工作是清理這片敗亂的草地。

鐮刀、手套、雨靴一步步往前，烈陽下只感覺到汗水從額角滲出，滑下雙頰，然後滴入泥土。

第一天下來，我的雙掌又腫又紅，渾身上下被蚊子叮得體無完膚，腳掌也摩起水泡。這樣的成果並沒有減低我的興緻，畢竟我也看到一畦畦整好的地從我手下出現。

第二天我仍照常上工，並且結識了一名山地青年——巴武雄。

他是叔叔雇來的幫工，一身魁梧的體格，皮膚在陽光下又黑又亮，並且一副好身手；一個上午我發現他的工作量經常是我的倍數。

中午休息，我們一同在草寮內吃中飯，他話不多，吃完向叔叔拿了上午的工錢就走了。

從叔叔那邊我輾轉得知他的一些事情：

國中畢業後他到西部工廠作工，認識了一個平地女孩，女方家長並不同意他們往來，理由僅因為他是山地人。

有了孩子後她跟著他回到這裏，最近巴武雄接到徵集令，即將徵召入伍，然而他家並不富有，於是他到處打工，只要有錢拿，再苦的勞力他也幹。

這似乎是一則報上常見的社會版新聞，我想如果我是二名記者，

我會將它報導出來。

以後我又陸續見過他幾次，並且在一次下山途中遇見那位平地女孩，他介紹她給我認識時，我直覺地將視線移往她的肚子，五個月的身孕是何種標準我不知道，不過她的確是懷孕了。

過幾天我聽說女方家長找到了這裏，堅持打官司，以後我便再也見到巴武雄同我們上山。

壁山的工作繼續在進行；有時放火燒掉一片亂林，我們在旁邊一面阻止火勢不當的蔓延，一面看著熊熊的火焰和濃煙直昇雲天。在壁出一片地之後坐在樹下休息，當仔細感受這山野間不滅的生息時，我經常想著一些莫名的問題，文明人過著山林間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日子也算一種奢侈抑或幸運？這山有個與它一樣美的名字——美山，山上視野廣，天氣好時可以眺見遠方海上一座模糊的島——三仙臺，那島有段神奇的神話與吸引人的輪廓。而這山上無喧的氣氛真像一張溫床，在一陣催眠的蟬聲中沈沈睡去，醒來之後山外仍是潔白的雲，瑩藍的天。

並不是每天都是晴朗的天氣，早上出門見天邊籠罩愁雲，便約莫知道山上今天以內可能下雨；在山上過著下雨便要停工，因為雨往往愈下愈大。

一回我靠著一株木瓜樹小憩，天空遮上一層灰陰，周遭悶熱異常，大概又要下雨了，我這樣想；正準備起身走回草寮，驀地眼前落下一團青色的東西，著地後還在蠕動，是青竹絲！

我怔忡地望著牠，牠也睜睜地看著我，這條青竹絲並不大，然而在我觸手可及的地方並沒有樹枝或是石塊之類可以作為我此時的武器，我的腦海迅速浮過一些影像——它可能咬我一口然後從容離去，等我移動至草寮或山下毒液可能已經延及全身——不過那蛇顯然對我並沒有多大興趣，在我編織這些悲劇式的幻像的同時，它已悄然滑走。

天空突然滴滴答答落起雨，是山中常見的那種大顆粒的雨滴，我邁著驚甫未定的腳步狼狽地奔回草寮，全身已濕遍。草寮內我邊喘氣邊以乾毛巾擦拭身體，而寮外雨繼續加大，四周只剩一片雨打屋頂和群山的聲音。

壁山的工作持續著，每次我瞥見三仙台總覺得它對我的吸引力與日俱增；在一個極佳的晴日，我終於有了拜訪三仙台的機會，那是與隔壁馬老師帶一群國中生成到三仙台露營。

三仙台算是個離島，和本島間隔著礁石帶，漲潮時過不去，我們選擇在中午兩點前後渡海。

雖然是退潮，到底也不是我們八仙過海各顯神通的時候，我們拉成一道人牆抵抗暗流和礁石的滑溜。在三仙洞紮了營，帶頭的馬老師便帶著釣具選了一處靠海的礁石坐下釣魚，我是跟在後頭的魚僮。今天的魚合作極了，一個下午釣起了一大堆大大小小我從未見過也不曉得名字的魚，我來不及一一詢問，然而那並不重要，因為那些魚很快地成為我們晚餐的佳餚。

傍晚游泳、釣魚、檢柴煮飯的人都回來了，大家圍在草地上升火吃晚餐，火光映得每個人臉上都發亮。吃完飯他們愉快地開始營火晚會的節目，我坐上一塊突出的石頭看海。天氣很好，月亮是一種接近滿月的奇怪形狀，我並且毫不困難地找到去年才學會的天鵝座；海上似有漁船的燈光在明滅，我細細想著這段時日的一切。

上次不慎被鋒刀戰傷的虎口還在隱隱作痛，傷口不大，弄傷後我沒去在意，第二天就發炎，塗上一些紅藥水才消了去。今天渡海時泡過海水，尚未癒合的傷口大概又要發炎了。如果當初好好消毒包紮下場也許不至如此。回到山林一段日子，竟又使人懷念文明的種種好處，電視、電話，以及消毒紗布……我又想到死亡，如果那天蛇狠狠地咬我一口，結果會是怎樣？現在跳下眼前墨黑的海又會如何？

馬老師過來喊我入睡，晚會不知何時已結束，或許已經很晚了，我回頭望見新港的漁火像是山中繁星的影子，再過去的白守蓮也是；也許真的很晚了，眼前仍是黑暗裏無垠的太平洋和澎湃的海濤打岩石聲。

隔日原本是要遊島，可惜一大早下了一場雨，我們躲在三仙洞內一邊烤火一邊祈禱雨停，一直到中午才決定放棄等待，拔營離開三仙台。

我搭乘夜車離開這裏，為了平緩告別這裏的陽光雨水的心情，我讓自己很快入睡。醒來時車子已經到達楓港，那些山中的鍛鍊與回憶，也許已經撒落在迴旋的南迴路上。